

雪樵經解

四

鄭

髮彼兩髦

髮彼兩髦毛傳髮兩髦之貌鬚者髮至眉子專父母之飾說文無髮字引詩作紉彼兩髦而紉字

注云冠冕塞耳者徐邈等曰今俗別在髮非是然則紉者塞耳之稱其狀下垂男子剪髮夾凶者似之故毛

云兩髦之貌喪大紀小斂主人脫髦注云幼時剪髮為之年雖成人猶垂于兩邊若父死則脫左髦母死則

脫右髦親沒不脫蓋謂此也又儀禮既夕篇既殯主人脫髦鄭彼注云其制未聞說者謂是時鄭尙未見毛

傳故有此言然說文釋髦字云髮至眉也或作髮亦作髦是髮即髦也許叔重在康成前康成注經多引說

文豈注禮時以其字異故不據以為訓歟

實維我特

實維我特之特毛傳訓匹朱子集傳云特本孤特之義而得為匹者古人多反語猶洽而曰亂也

故小雅求爾新特亦用此詩傳義釋之然小雅詩毛傳以新特為外婚鄭箋申之謂是特來無媵之女則特

即孤特與此云匹敵者不協矣攷說文云特朴特牛父也其特立之特古作犏王制一犏一禴注云犏與直

同玉藻鹿辟豹植注云讀如直道而行之直是以韓詩我特作我直注云相當值也與毛詩字異而義同廣

氏啓源云意毛傳詩時字亦或作直不然則師授如此不與小雅新特一例據此則特之為匹非反語也

牆有茨

茨集傳云蒺藜也說文引詩作牆有薺陳氏稽古類考茨者以茅蓋屋之名薺則草多貌薺齊乃是

蒺藜牆茨楚茨皆應從說文作薺今詩及爾雅作茨借也案漢書顏師古注謂采齊薺字禮經或作薺又或

作茨則薺薺茨三字古多通用似不必更改蒺藜有二種子大如脂麻狀如羊賢者白蒺藜也出同州沙苑

收馬處故本草有沙苑蒺藜之名此種入藥長朱傳所云蔓生葉細子有三角刺人者杜蒺藜也此種北邊

平地有之亦或生牆上故詩人以之起興云

不可讀也

讀毛傳訓抽箋云抽猶出也孔疏上云不可詳則此作誦讀之讀于義亦通必以為抽者以誦讀

非宣露之義故傳訓為抽而箋申為出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抽當為繩從竹擗聲擗即古抽字說文云繩

讀書也毛詩抽義云如師古說是仍以讀訓讀也經文由道而詳由詳而讀上傳訓詳為審此傳必不仍

為讀以調朝茁出之訓例之毛傳以讀作抽凡自聲之字如軸抽抽皆直六切此抽當亦加之

為讀以調朝茁出之訓例之毛傳以讀作抽凡自聲之字如軸抽抽皆直六切此抽當亦加之

爲貴說文釋抽也史記自序納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注抽索隱引如信曰抽徹舊書之事而次讀之是毛之意謂其言不可抽經而次述之耳案文選陸機文賦思乙乙其若抽李善注引方言云乙抽也讀

副笄六珈

毛傳則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也珣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珣之音加也

副既笄而加飾如今之步搖上飾也橫笄本周禮天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耳非合衛笄爲一物也衛垂于當耳笄橫于頭上彼注云王后之衛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衛垂于副之兩旁其下以紕懸珣笄卷髮者

是衛與笄爲二物也明其孔疏引之乃云惟祭服有衛垂于副之兩旁於衛字下添一笄字而又不引卷髮之文是以釋衛者釋笄矣只東萊讀詩記朱子集傳皆仍其說至嚴氏樂謂笄者婦人首飾惟后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衛則竟以衛爲笄名嚴又謂毛以橫笄爲一物鄭注追師以衛笄爲二物疏混毛鄭爲一說不

知毛連引衛笄所以見笄之爲玉鄭注追師以衛笄爲二物而箋詩仍不易毛傳知毛說與已不異也疏誤以釋橫者釋笄嚴又誤認毛義而謂與鄭異說其失更甚于孔氏矣後儒馮氏復京辨此最明

象服是宜

象服之訓毛鄭不同毛謂象服是以象骨爲飾翟衣是以鳥羽爲飾者鄭箋以象服即是翟衣謂象鳥羽而畫之也孔疏以象骨飾服經傳無文又衣裳隨身卷舒非可羽飾故力主鄭說稽古編謂以羽飾

衣春秋時尚有之如楚武王秦復陶翠被杜注謂秦所遺羽衣及以翠羽飾袂不聞其礙于卷舒以此例之毛云象飾之服安知不有所據毛詩納義則援上文副笄六珈傳云笄飾之最盛者謂此句是字正指上文

故傳云所以爲飾象與翟同說文云飾也玉篇翟首飾也然則象服即副笄之六珈及所配之翟歟翟是畫衣亦得云象飾也此另爲一義而兼取鄭箋之意于理亦通要不若集傳象服法度之服一旨爲足包括而

無遺也

其之翟也

翟毛傳以爲榆翟闕翟羽飾衣也孔疏推毛意謂翟衣以翟鳥羽榆翟以搖鳥羽闕翟次榆翟當亦用搖羽但飾之有闕少耳又曰翟皆畫彩爲飾不用真羽則主鄭箋之說朱子集傳從之案說文翟謂畫

袍榆翟羽飾衣與毛傳合然則毛以翟衣爲畫衣榆闕爲羽飾衣傳意甚明孔氏從箋而不從傳或用羽爲飾當時所無以自驗而云然歟又王后服有三翟翟衣也榆翟也闕翟也傳但舉榆闕不舉翟衣者李氏翻

平本謂上章言副卽有翟衣記曰夫人副翟立于東房葛覃傳婦人有副翟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

是釋衣已包在象服句中故不復舉也

其之展也 展亦衣名集傳以禮見于君及見賓客之服也毛傳禮有展衣以丹黻為之鄭康成謂展字誤當

從孔作襖衣孔疏玉藻云一命緇衣喪大記世婦以禮衣是禮記皆作襖又衣服之字宜从衣展為聲誤從

禮為正案說文衣部變丹黻也與毛傳訓同字本从衣若展之為義轉也而司服注云禮之言宜壹誠也二

字意義迥別豈毛作傳時字本誤變後乃訛為展乎然周禮亦作展不應二書皆誤或兩字古者相誦又說

文無禮衣玉篇云禮與變同是禮者變之或體非許叔重偶不及注即傳寫者之誤脫也

是繼也 集傳繼泮束縛意以展衣蒙縮裕而為之繼泮所以自斂飭也此本王安石說毛傳繼泮當暑

延之服孔疏申之以為展衣而以緇縮為裏者所以繼去泮延蒸熱之氣也繼泮音薛煩稽古編謂繼泮二

字皆假借繼當即泮泮當即煩安石見說文泮字音博漫反與泮同音遂疑繼為羈繼泮為泮繫必是繼泮

於暑服外者故有斂飭云云不知說文泮訓無色不與泮同論繼之作製亦非羈繼混而一之此自王氏之

誤焦氏循毛詩補疏又據蜀都賦累疊疊泮泮相傾李善引莊子注云叛泮猶漫泮也謂毛云泮延泮漫

衍之意以服之寬闊言也繼者連屬之謂謂展衣蒙于外其色白縹緇在裏色亦白兩相連以無色也案稽

古綱右孔而補疏不從二說皆有所據然漫衍之義似較溲煩為顯則徐氏之音泮為博漫反未可厚非也

桑中繇論 桑中詩小序以為刺奔朱子集傳疑桑中即樂記所謂桑間而定為淫奔者自叙之作東萊呂氏

謂聖人正樂首放鄭聲豈刪詩而反取淫詞桑中之詩刺惡昭彰所謂思無邪也二說相持後儒多從呂氏

蓋晦翁之意以為刺惡則發人隱僻有傷忠厚謂出自淫奔者之口而我以無邪之思觀之其垂戒為尤切

耳然出于諷刺猶有懲創之深思焉若為淫奔者所自言恐廉恥道亡較發人隱僻者所傷為尤甚矣况史

記載師曠所指濮上之音鄭康成以為濮水之上地有桑間亡國之音於此出是桑間乃紉樂非即桑中詩

也且以樂記證之政散民流云云雖偶合小序而既言鄭衛又言桑間濮上明係兩事使桑間果桑中則言

鄭衛而桑濮包舉其中何煩並舉而贅述之邪東萊說實處集傳為長也惟作刺詩論者或據申培說謂是

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桑久處而遠送之故國人刺之或謂是國君微行以采茹為辭約諸文之中意者期諸

其所要諸某所雖為勢力所逼而親黨為榮故送者無他辭或又以為宣姜召所私者偽為采桑之婦以入

詩人知之賦桑中此皆望文生義支離蔓衍而不可究詰者也至李海鮑詩海謂此為織媧答莊姜之詩所

詩 卷十三 詩 鄭

以報燕燕尤屬臆造去刺詩之旨更遠矣

爰采唐矣 毛傳唐蒙菜名詩疏引孫炎云蒙唐也一名兔絲一名玉女別三名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郭

注云別四名蓋以唐也蒙也女蘿也兔絲也合而為四然孫氏謂一名玉女是一物而五名矣唐與蒙或并

或別說者遂採此及陸璣疏而以毛頰奔傳女蘿即松蘿之說為非案淮南說山訓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

有兔絲說林訓茯苓兔絲死又曰兔絲無根而生皆言其為寄生之屬女蘿即松蘿毛說是也故朱子錄

傳從之惟本草以入藥之功用有殊故既分茯苓與兔絲為二復分兔絲與松蘿為二後人因以在草者為

女蘿在木者為松蘿其實二物同為寄生蘇恭本草注以兔絲無女蘿之名疑為脫漏是也况頰奔明言為

與女蘿施于松柏豈得謂蔓生草上者乃女蘿乎所可異者兔絲入藥不入蔬而毛以為菜名則未知其美

據耳

美孟庸矣 庸集傳未詳疑亦為貴族王伯厚據補傳鄙本庸姓之國謂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皆是其後傳

氏亦謂孟庸當是鄙國之姓鄙為衛所滅故其後有仕于衛者此皆臆度之辭稽古編云古未有以姓名其

國者如荀曹滕皆古姓而春秋時之荀曹滕國則皆姬姓意當時必自有庸姓與鄙國同名耳况孟庸果鄙

國女不應見鄙風衛女言孟姜不及姬姓也陳風言淑姬言齊姜宋子不及姬姓古人男女姓氏雖託之詩

歌亦不苟也案鄙風皆衛詩謂鄙國女不應見鄙風賦亦未的惟古不以國為姓誠如所言可見朱傳之闕

疑優于穿鑿附會者多矣

鷓之奔奔 集傳鷓鷓屬從爾雅郭注文也然鷓名鷓一名鷓即爾雅所稱鴛母母者也鷓即寇宗奭所云初

生謂之羅鷓至初伏謂之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白唐者是也二鳥相似而實非一類釋文乃直目鷓為鷓殊

覺牽混不知鷓是田鼠所化春化鷓秋復化為鼠故其物夏有而冬無鷓自卵生成從蛙化生或如交州記

所云海魚化生故四時常有之郭注云鷓屬屬字本極分明非謂鷓即鷓也自玉鷓鷓字訓鷓鷓字又訓鷓

而鄭文承之二者遂合一而莫辨矣奔奔鷓行貌禮表記引作賁賁說文奔从天从賁省聲奔亦賁字易賁

卦之賁黃穎周易注作奔奔本以賁得聲故二字通左傳鷓之賁賁與煇軍協韻而詩白駒賁然來思徐亦

謂賁為奔也 定之方中 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定北方宿也集傳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

之營室劉氏璣謂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亥月昏時定星正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爲每歲營建之候號爲營室然此蓋成周以後之制唐虞時則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故至周而亥月始昏中也案孔穎達正義據春秋僖二年正月城楚邱之文謂衛未遷時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于其中營宮室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在正月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僖二年閏餘十七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李氏黼平非之謂杜氏長歷僖元年閏十一月僖五年閏十二月二年無閏元年閏十一月則冬至在二年正月初春秋于楚邱之城不書諸侯正以非時猶興土功也由此說推之文公之營立宮室當在元年十二月初定星昏中小雪之時次年正月齊桓乃合諸侯而城之耳

景山與京 景山毛傳以爲大山鄭箋望楚邱而觀其旁見及其邱山皆訓景爲大朱子集傳乃云景如旣景通岡之景測景以正方面也是以景字與上句望字相對陳氏啓源辨之曰上章欲作宮室故測景以正其方位揆之以日是也此章追本欲遷之初升高望遠觀其形勢未及作宮室也測景何爲爲下句降字正與上升字對則此兩句皆升虛事此辨誠是然朱氏公遷有言上章揆之以日是定其基址此章言景是未定居時覽山川之形勢則朱傳云云于義未爲戾矣况傳又引或曰景山名之文以水經注有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邱城西之旨於地理爲合亦非拘執測景一義而謂八尺之臬當即潛虛而樹之也京高邱也

星言夙駕 星言夙駕鄭箋云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或據相臺岳氏疏本釋文引韓詩云星精也而影宋本引釋文作星晴也謂精字疑誤當以作晴者爲是或據說文晴字作姓云雨而夜除星見也从夕生聲徐鉉等曰今俗別作晴非云云謂雨而夜除星見與箋義合則星當爲姓案箋云雨止星見原是蒙上文靈雨既零而來而既可見星則天之晴明可知是鄭以見星爲晴非以星字即晴字也且詩之意以戴星命駕見其勤于勞來如古所謂戴星而出戴星而入云爾專訓作晴字義趣反案然矣又欲據說文而改星姓尤屬多事

匪直也人二句 匪直也人毛鄭義闕集傳謂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其所畜之馬七尺而死者亦已至于三千之衆矣此與蘇氏轍是人也其心充實而淵深則宜有駮化三千云云皆以大字增

心塞淵之君言言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所能致也黃氏樵巖氏粲則以人字為指民言
匪直也人謂不特其為人如此蓋詩人形容不盡之辭戴東原詩考正亦主此義稽古編又以匪直也人為
非直庸庸之人案以人字指君德言則君德之美止以匪直二字帶過語意誠失輕重然謂匪直庸庸于義
亦為贅設

御纂詩義折中云詩之意言其既營室之後課農夫之事觀紅女之工重衣食之原如是

則人富庶矣不但人也因其秉心之塞淵馬亦至三千之多焉觀此則黃巖二氏說實較諸家為長矣

騶牝三千 毛傳馬七尺以上曰騶牝牝馬與牝馬也毛之意嫌七尺而死者三千故加一與字釋之正義

云七尺曰騶庾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考說文六尺為驕七尺為騶八尺為龍無以上二字毛云六尺以

上仍正是騶定本不誤今本作七尺乃是緣正義說而竄改耳又鄭箋以邦國六閑馬四種為千二百九十

六匹三千已踰禮制特文公從而能富故國人美之稽古編古者國馬以行軍公馬以稱賦國馬君家之馬

敗之閑廐公馬田賦所出散在民間詩騶牝三千此國馬也左傳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此

公馬也國馬三千已踰六閑之數故分騶牝為二明牡馬亦在其中若專指牝馬則牡馬又在三千之外比

于天子十有二閑或反過之箋申傳義信而有徵矣案此亦過求分晰序云國家殷富兼君民言則國馬為

馬亦當包舉在內况季春之月乃游牝于牧之時經言稅于桑田其為季春可見而國馬公馬俱于此時游

牧亦可推詩人見其千百成羣故嘆而美之惡在其為踰制也

蠨螋在東二句 毛傳蠨螋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故莫之敢指集傳云日與雨交俟

然成質乃陰陽之氣水當交而交者此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案蠨

螋爾雅作躄螋郭璞注云俗名為美人虹江東呼為釋文云蠨螋詩作東是詩雅字各不同故郭注爾雅不引

此詩然字雖異而音不異實一物也虹之為質天氣純陰純陽皆不見惟方雨之際雲薄漏日以日氣于雨

氣則虹霓生焉故為天地之淫氣詩人以此託興其旨微矣

朝濟于西二句 濟升也周禮十輝九曰濟注以為虹蓋虹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故號虹為濟上文在東者

為莫虹此于西者朝虹也莫虹截雨朝虹行雨故鄭箋云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氣熾自然是漢世

晴雨之候與後世無異矣集傳乃云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張南軒亦謂蠨螋見則雨止初無東西

之分夫自漢至今二千餘年天氣如故宋之末造于今未五六百年而朱張所言如彼稽古編謂其難信誠

有難信者矣且以經文觀之明云崇朝其雨而以崇朝雨止釋之于文義亦覺未協

相鼠有皮總論

小序相鼠刺無禮也衍之者曰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范氏

處義曰鼠雖微物猶有皮以被其外猶有齒以養其內猶有四體以全其形今在位之人無威儀容止不知

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是人不知鼠也呂氏祖謙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于淫亂之俗不如

是不足以自振疾惡不嚴則還善不力也輔氏廣亦謂蠓蟻相鼠二詩皆文公之化行而人心去邪反正故

其辭意比他詩特為嚴厲案宣公無道國人化之至柔中而極文公復國以一身率下而淫奔者遂不齒于

蠓蟻無禮者遂見惡于相鼠可見下之所向係于一人而天理民彝之不容泯滅亦于此可見矣

千旄總論

小序千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偽端木詩謂武公好賢樂善國人

美之賦千旄朱子集傳則第以為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蓋以作文公武公時詩他無所考

故也四之五之六之謂極言其車馬之盛見其位高勢重而降屈于賢者如此非心誠好善者不能也一章

三章言旌旄許氏謂皆因旂而言繼者繼之也組者飾之也祝者維之也素絲集傳謂所以織組程子以為

束帛二說不同後儒多從集傳 御纂詩義折中物相比曰紙兩束也兩帛四馬備其禮也組以合縫

左右兩纒中壓一纒曰組素絲組之三束也在都則與賢者近矣故素絲加而為三良馬加而為五也祝屬

也兩兩相屬蓋四束也在城則與賢者更近矣故素絲加而為四良馬加而為六也然則程子束帛之訓當

與朱傳並存矣

大夫跋涉 跋草行也涉水行也大夫朱子及輔廣諸家皆以為許大夫言許穆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

以唁衛侯于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

也孔氏穎遠以為衛大夫謂夫人言已欲歸唁衛侯故悠悠還行疾至于漕邑所以思願如是者以衛大夫

跋涉而告難于我我心則憂閔其亡也或謂以夫人之賢何至煩大夫之告即告矣又何至于跋涉惟衛大

夫告難則無怪孔氏說近之案就跋涉二字看似貼衛大夫者為切然以通草文勢及後章大夫君子無我

有尤云云觀之集傳說為不可易矣 控于大邦二句 集傳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 至也謂夫人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

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何所因而何所極此以二誰字為猜疑不定之辭也黃氏一正亦謂誰因恐

所因非其人而無救衛之心誰極恐所至非其國而無救衛之力也嚴氏案則以為味詩之意夫人蓋欲慰于方伯以圖救衛而託歸唁為辭耳御纂詩義折中春秋閔公二年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盛于漕宋桓既立戴公矣又言撻于大邦者欲求齊也文公為衛之多難也先適齊又齊子者戴嬀之姊也齊子歸齊戴公又在齊齊桓新霸諸侯服從非齊不足以存衛誰因誰極夫人籥之熟矣讀此則嚴氏欲慰方伯之言得其情矣

衛

瞻彼淇與二句 集傳淇水名與隈也是以淇與為淇水之與也說本毛傳及爾雅疏攷水經注肥水謂之澳

後漢郡國志注引博物志云澳水然入淇水陸璣詩疏亦以淇與為二水誰肥之為與詩肥泉注不詳其地

講家但以同出異歸釋之案泉水首章注云泉水即今衛縣其城之百泉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

西北而東南來會之與博物志合是肥水即泉水也綠竹毛傳云綠王芻也竹為竹也郭璞爾雅注王芻今

呼鷓鴣莎本草曰菘一名菘草一名菘草說文云可以染黃菘竹爾雅作菘音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

旁可食爰經蟲韓詩竹作菘云菘筑也石經同是綠竹為二册名集傳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蓋據漢

志武帝下淇園之竹以塞決河寇恂伐淇園之竹以給軍矢二事言耳酈道元水經注謂今通望淇川無復

此物故或又援箴竹以解之然亦未有的據似不如仍舊說之為得也

充耳琇瑩 毛傳充耳謂之瑣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瑣諸侯以石孔疏冬官玉人職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

瓚伯用將鄭注公侯四五二石伯子男三玉一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毛詩納義說文

玉部瓚字下云三玉二石也从玉贊聲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瓚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瓚玉石半相

埒也雖辭鄭說殊而自天子以下要皆玉石並用鄰風玉瑣是表其玉此詩琇瑩是表其石正義謂玉石雜

者是也但傳諸侯二字非專指侯爵當竝內外五等諸侯言之案周禮上公用龍說文作璫伯用將說文作

埒音義俱異古龍職字多通用至將字義不可解當從說文作埒為正玉人職或傳寫之誤也

琦璜以兮 猶集傳訓數辭重較徒毛傳作卿士之車較謂兩輪上出軾者車之兩旁也孔疏猶訓倚音武公

德器已成鍊精如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而情綽綽入相為卿士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

也此亦主毛氏義戴東原詩考正謂較在輪上車之兩旁可凭者以其間寬廣言君子之寬仁自得左右兩

較望之而重故曰重較此不獨卿士之車爲然傳因詩傳合非禮制也說與舊解爲異案古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耳說者謂即重較重較之制仕宦不止乃有之是毛作卿士之車恐未可輕議也又諸家皆以爲登車而倚重較易于矜嚴武公則寬綽其容故詩人美之是以武公爲實在車上矣御纂詩義折中謂惡陋之久恭而能安故舒展而從容如倚重較不亢不卑不檢束而自然中度則此句與上金賜圭璽一例蓋摹擬之詩也

碩人之適碩人之軸

邁集傳以爲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寬大字義本毛傳朱子以其于邁字不相比附故云未詳也軸毛傳云進也此亦曉難集傳因以盤桓不行易之范氏處義則訓軸爲卷言卷而懷之是以軸爲卷軸之軸也張氏彩同朱傳謂軸者言其旋轉而不窮嚴氏案則同范氏謂賢者成樂于陸如軸之卷收藏不用御纂詩義折中云邁猶窩也考盤在阿非可久安也而碩人居之則以爲窩焉伏處藏修

如得巢穴也軸車軸也輪轉而軸不動且所以轉輪也考盤在陸亦甚寂寞矣而碩人居之則以爲軸焉任世宙之推移而握其樞而不動且運其機于不窮所謂得其環中者也如此說不惟邁字如畫集傳盤桓不行之旨亦益暢然矣

衣錦娶衣

衣錦娶衣毛傳云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裝禮鄭箋裝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服也向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太著朱子集傳从之但裝之爲字儀禮作景禮記作綱沈存中謂與縠

同是用縠麻織布爲之嚴案詩緝則謂以縠爲之案說文縠泉屬引此詩作縠其衣部裝字云縠也詩曰衣錦裝衣示反古沈存中云云據說文也禮字說文云衣蔽前也傳曰加裝禮意蓋謂錦衣之外加以縠圍之

禮以蔽前示反古之義也禪說文云衣不重也綱急引也箋訓裝爲禪則以單急之衣于在塗爲宜故曰在塗之所服也嚴氏謂以縠爲之未詳所據

螻首蛾眉

螻首蛾眉說文作顛云好貌从頁爭聲詩所謂顛首毛于螻首但云顛廣而方不言螻爲何物鄭箋云螻

蟬也蟬亦廣顛義得相兼故後儒皆從之蛾眉傳箋皆無訓王逸離騷注蛾眉亦云好貌顏師古注漢書

乃有形若蠶蛾之說段若膺詩經小學謂蛾者蛾字之假借如漢書外戚傳蛾而大幸借蛾爲俄宋王賦眉聯娟以蛾揚揚雄賦何必麗藥之蠶眉又處如曾不得施其蛾眉皆蛾之假借字蛾者美好輕揚之意方言娥好也秦晉之間好而輕者謂之娥大招蛾眉曼曼枚乘七發皓齒蛾眉張衡思元賦嬌眼娥眉陸士衡詩

美目揚玉澤娥眉象翠翰倘從今本作娥則一句中用娥又用翠羽稍知文義者不肯也毛傳蓋脫娥眉好貌四字案此以作娥者爲是而作娥者爲非說誠有據但相陸詩之娥眉與美目爲對自當從好貌解若宋玉揚雄諸賦正係引用此詩不得疑爲娥之假借且以本章例之上文嬋娟飄飄皆借物作形容不意娥首娥眉獨非比譬段謂毛傳脫娥眉好貌句宜臧氏鏞堂之說爲不致信也

河水洋洋

河水洋洋漢書地理志引之顏師古注云今此詩無此句廬學士文弼謂洋洋字疑誤或本作洋字从水羊聲即新臺之瀾瀾也洋洋字見廣雅釋邱今亦說爲洋班氏明引此詩必非逸句可知或云影宋本

廣雅作洋洋洋字集韻入十九侯盧讀作洋非也陳編修壽祺左海經辨云玉篇水部瀾深也盛也洋亦瀾字

集韻五紙瀾水盛貌或作洋類篇說同則盧謂洋洋即瀾瀾良確但不當引廣雅以亂之耳至或說改洋爲泔則大誤集韻類篇雖引廣雅泔泔厓也然玉篇廣韻無泔字高郵王氏廣雅疏證以爲泔字之誤是也且

使廣雅作泔而其訓爲厓豈可以當詩之瀾瀾乎案河水洋洋毛傳云洋洋盛大也鄭箋孔疏俱不云字異

廣疑爲泔字者因地理志引作邾風而顏師古謂今邾詩無此句耳不知此句本在衛風碩人末章班誤以屬邾故師古云然然則師古之意以邾詩無此句見班引用之失非謂衛詩亦無河水洋洋之文也陳氏辨

盧與或說之是非而不及此義母乃皆忘此句之左衛不在邾歟

施眾濊濊 眾魚罟也釋器云魚罟謂之眾濊濊毛傳云施之水中韓詩章句云流貌釋文引說文云濊流也

揚升菴申之日水平則流凝引唐詩江平不肯流與水深難急流證之可謂辨矣然眾施于水水應彌散何緣反凝且今本說文作礙流不作礙流也稽古編謂濊濊本連施眾爲句是言眾非言水礙流得之毛詩紉

義又謂當從韓詩作流貌爲是案上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此豈一網所能礙者又洋洋活活皆狀水之盛大流行若濊濊又訓流貌于義爲複皆未當必如集傳本毛入水之說而加一聲字經旨乃明至馬融所云

大魚綱目大濊濊然則專指眾言于經文尤不協矣

信誓旦旦 毛傳信誓旦旦然不釋旦旦爲何義鄭箋云且且懇惻款誠也朱子集傳訓旦爲明與毛鄭說異攷說文旦作晷晷即恒之或體注云愾也爾雅釋文亦謂旦本或作晷廣韻景傷也愾傷二義皆與傳箋意同稽古編謂旦義當以此爲正至玉篇訓爽訓忒則因爾雅而爲之說耳然爾雅釋訓晏晏旦旦悔爽忒也郭璞注云傷見絕棄恨士失也是雅之言乃推原詩人之意非以旦旦爲爽忒也朱傳且訓明殆又從謂予

不信有如噉日生義韻會不察以為毛鄭本意誤亦甚矣

芄蘭之支 芄蘭毛傳云草也鄭箋芄蘭柔弱恒憂延于地有所依緣則起爾雅芄芄蘭郭注云蘊芄莖生斷

之有白汁可啖正義謂藎一名芄蘭郭注連舉藎則當云藎芄一名藎藎疏以為傳寫誤也案芄蘭陸璣

詩疏謂之藎摩本草名白環藤又名斫合子其實即雀瓢也三月生苗葉長而銳根及莖葉斷之皆有白乳

六七月開花紫白色實長二三寸中有白絨可作褥頗燥陶隱居言其葉生啖食俱可與枸杞同功故

俗有去家千里切食蘿摩枸杞之語以其能補精而強陰也又舊說文訓芄引詩芄蘭之支支作枝沈存中

訓枝為莢謂莢垂枝間如解結雖故以與藎然枝石經亦作支古文多通沈說恐未足據

能不我甲 甲毛傳云狎也爾雅釋言訓同徐仙民音胡甲反韓詩則直作狎故諸家多從鄭箋作才能實不

如我衆臣之所狎言朱傳本程子說訓甲為長能不我甲謂其才能不足以長于我李氏樛何氏楷許氏謙

皆主此義經義述聞辨之曰詩凡言不我願不我嘉不我思皆謂不願我不嘉我不思我耳此不我知不我

甲亦然非謂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也能乃轉語辭常讀為而非才能之能也言童子雖則佩饒而實不

與我相知雖則佩饒而實不與我相狎蓋刺其驕而無禮疎遠大臣也此解甲字主毛義而不與我狎又自

為語氣其謂能當作而以易助能視跛能履處翻本能管作而例之能與而本相通然必改經字以就已說

似亦可無庸也

一葦杭之 葦蕒葦之屬杭渡也一葦可杭鄭箋云喻狹也孔疏以一葦為一束謂束葦而渡若桴筏然非一

根葦也此說太泥孔又云此假有渡者之詞非真欲向宋渡河以文公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也

此亦據箋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為之說案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無襄公即位之文

則夫人之生子即出可知又史記宋桓公七年書娶衛女而文公當魯隱公二年始渡河廡僧計中間十六

年是夫人居衛時衛都尚在河北以渡河為適宋渡河于情事自協故朱傳云衛在河北也至嚴驪谷謂衛

未遷時宋桓尚在序不應稱襄公母不思詩序之作或以為國史所題或以為子夏撰皆後人追述左傳內

其人現在而書證者甚多此尤不足為疑也

焉得設草 毛傳設草令人忘憂孔疏申其意謂設非草名引爾雅釋訓及孫氏注以證之陳氏啓源云據傳

文義明是以設為草名釋訓設忘也郭注云義見伯兮及考槃詩又明是伯兮字作裝考槃字作設矣若

焉得設草 毛傳設草令人忘憂孔疏申其意謂設非草名引爾雅釋訓及孫氏注以證之陳氏啓源云據傳

非草名則釋設足矣何必兼釋藜乎說文引詩作藜草云令人忘憂草也字或作藜韓詩作萱薛君云萱州忘憂也則以設爲草名先儒之說皆然孔安得獨異乎案釋文引毛傳作令人善忘以今本作忘憂者爲非然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是鄭作箋時已作忘憂解矣至集傳以設卽合歡通義駁之謂是藜鄭樵之誤蓋據本草合歡在木部不在艸部故也

木瓜總論

小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孔疏言欲厚報之則時不能報也心所欲

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朱子尊孟辯云詩錄木瓜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爲盡

可法則朱子亦嘗用序說矣猶至注詩乃以美桓公云云于經無據而疑其爲男女贈答之詩然曰疑固非

以爲必然之論也輔氏尊師說謂非美桓公而又以經文無男女之詞因只作尋常問遺解此與後世之託

爲申培說者相近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云木瓜之詩言人常薄遺厚報故設爲瓊瓜不等之論謂設

若有厚于此者報當何如此詩人忠厚之情也毛鄭指爲美桓公者述其所傳朱子改爲贈答者據文詮議

復儒于此詩袒毛鄭而與朱子相左者甚衆今從集傳而亦不廢箋義在讀者善觀而會通之可耳

木瓜木桃木李

木瓜集傳云楸木也實小如瓜酢可食蘇頌圖經木瓜狀如柰春末開花深紅色其實大者

如瓜小者如拳陶貞白云山隱多木瓜以爲良果又有楨榘大而黃又有榘子小而濇又有榘梓生于北土

與林檎相似三者皆與木瓜同類稽古編以木瓜之圖而小味酸濇者爲木桃其大而黃蒂間無重蒂者爲

木李木桃又名榘子木李又名榘榘此因陶說而然然詩之意殆以瓜有瓜蒂桃有羊桃李有雀李皆枝葉

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非必因木桃木李與木瓜同類而連及之也卽陶氏亦謂木瓜之外有同類之

三種非必以榘子榘榘爲卽此詩之木桃木李也况榘榘陶明云大而黃今以當木李則反小子榘子矣稽

古編說蓋喜新之過固固不任受咎也

王

集傳王謂東都洛邑王畿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

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

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至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興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

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王次衛者張子曰

恐混于二南故以三衛間之謂之風者陳氏壇云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

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製聲音與列國之風同也至范氏齊謂孔子正雅頌修春秋列黍離于國風儕
王德于邦君明其不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此則不然案王氏應麟曰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
于魯已爲之歌王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而正樂雅頌各得其所則降王于風非孔子也

彼稷之苗 稷爲五穀之長而人鮮識之考之書傳或云與黍相似或云卽稷米李時珍本草綱目則云稷與
黍一類二種黏者爲黍不黏者爲稷汪氏訥菴辨之曰詳明言八穀若一類強分二種是仍七穀矣綠稷稷
同音故後世妄謂稷爲稷不知稷乃黍類似粟而粒大疎散乃北方下穀南土全無人亦不知重安能度越
稷稻而居八穀上乎稷當屬高大如蘆世所謂蘆者實既香美性復中和而幹又修所以能爲五穀之長
而以之名官也程氏瑤田九穀考則直以稷爲卽今之高梁著論數百言說尤詳靈然在黍離詩則正以二
物相似爲與范氏處義云閔宗周者稷不分念父母者莪蒿莫辨蓋憂思亂于中則瞻視能眩于外故乍
以爲黍旋又疑爲稷也朱子集傳故亦主稷說

雞棲子桀 集傳桀訓找從爾雅及毛傳說也然爾雅雞棲子弋爲棲桀作弋李巡云弋槩也陸德明經典釋
文亦作弋至桀之爲字說文劉字下云劉劉桀乃木名爾雅劉字亦云劉劉桀郭璞注劉子生山中實如棗
酢甜核堅出交趾皆與此桀異義此桀字乃弋之或體耳弋說文云象析木莖銳着形从厂象物挂之也攔
此則弋之从厂卽象雞棲之形毛傳弋字亦當本作弋也爾雅又有櫛謂之桀條說文云櫛弋也是爾雅櫛
弋之桀皆當作弋至桀爾雅作說棟說文則無櫛字箋疏亦不云文異疑爾雅或傳寫之誤也

君子陽陽總論 小序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朱子初解君子知道之不行

爲貧而仕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用序說也後改爲疑亦前篇婦人作者蓋因篇首皆以君子爲言而又
相聯屬故也然安知其非偶然而然故並存或者之論竊管中金葉蓋筆皆以竹植管于匏中取其管
底之側以薄金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篋也房東房也陶嗣和樂貌翻釋言云籥也孫氏謂舞者所持
羽也敖舞位也朱氏公遷曰由東房入後堂然後就舞位言之序也然如序說則房爲作樂之處而敖爲舞
位其言亦有序夫執篋執鬲役之賤者也君子以爲樂是其貴者不可居矣國有貴位而君子不位尙可
以國乎此所以爲閔周也至僞傳云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揚揚胡氏文英謂王卽景王景王誇伶州鳩
以鍾和故州鳩退而賦此何氏楷則又以爲刺王子頽之詩皆屬揣摹不可信爲典要

揚之水首章 揚悠揚也水緩流貌或以爲激揚之水非其自流故不能束蒲束薪于義亦通申姜姓之國平

王母家也傳謂在鄧州信陽軍境今河南南陽汝甯間也彼其之子二句古注云是子獨處鄉里不來成申

是以之子爲室家也疏云政教頗僻彼子在家不與我成申則怨不平均之辭歐陽程蘇直以彼其之子爲

指別國諸侯言見周人之不當獨蒙遣成也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皆從之朱子集傳獨主古注或疑室家

豈有同成之理黃氏東發曰詩人云爾者思之之情然耳非實事也是亦可謂善通說詩之窮者矣

甫許二子 揚水甫許毛傳以爲諸姜孔疏謂所成惟應成申不成甫許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

既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也毛詩紉義則云申甫齊許皆出呂氏後漢郡國志汝南新蔡縣有大呂

亭即呂侯故國甫即呂侯之改號見說文史記鄭世家鄭公惡鄭于楚徐廣注鄭音許公許靈公也說文齋

字下亦云炎帝太岳之嗣甫侯所封在潁川从邑無聲讀若許又崧高詩爲申伯作也而曰生甫及申箋謂

甫即訓夏贖刑之甫侯也由此觀之許爲甫侯所封傳故于申言姜姓國于甫許但曰諸姜而不言國傳之

意直以甫許爲申非僅借言之而已說于情事亦近義可與孔疏立存

中谷有蓷 毛傳蓷離也爾雅蓷蓷皆音迫然蓷與蓷異蓷从艸佳聲益母草也蓷从艸壘省聲音丸亂

也俗省作蓷于是二字混而莫辨益母草又名茺蔚陸璣疏郭璞注皆言其方莖白華葉生節間然今益母

草花有紫白二種李時珍本草綱目謂白華者即爾雅之蓷紫華者即爾雅之藺牛薺也藺推音同本是

一草但華色異耳案小雅言采其蓷鄭箋云蓷牛薺也仲春生時可采陸疏謂即羊蹄似別爲一艸李氏云

云蓋因郭注牛薺有華紫縹色之文故定爲同類耳本草拾遺又有藺菜其莖葉性味皆與諸家所云益母

同而華正白說者以爲當即爾雅之蓷未詳是否若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以蓷爲菴間注詩者皆不之據

謂其無他左驗也 曠其乾矣 毛傳曠菸貌陸草生谷中傷于水鄭箋離之傷于水始則溼中則脩久則乾孔疏水之侵草先溼

後乾今詩立義先乾後溼論君子于已有厚薄從其甚而本之也呂東萊詩記與朱子集傳皆訓曠爲燥如

易燥萬物者莫熯乎火之熯以爲草待陰潤而生曠則乾矣次則脩長者亦曠之次則生于下溼者亦曠之

說與箋疏相反或據說文曠作灑注云水濡而乾也引詩灑其乾矣其曠字注云乾也引易莫曠乎火而不

引此詩謂漢世經文本作灑字當从毛鄭爲是不知歲旱則草枯離之乾乃傷于旱非傷于水也且如集傳

見早之日甚一日層次乃潘若舊解則先後爲例置矣又段氏說文藉字注謂曠即於之假借藉於也此亦

曲徇毛傳而爲之說者也

葛藟葛藟 葛藟詩箋疏皆謂葛藟得河潤而生長興已不受王恩會葛藟之不若宋胡氏且獨以爲葛藟宜

生邱陵不宜水畔以喻已之失所又引他詩詠葛藟語爲葛性喜燥惡溼之證今以所引諸詩觀之惟鹿邱

之葛乃生高阜若樹木條枚蒙楚三篇止言其附木而生而不言其所附之木其近山近水均不可知至葛

覃篇言施于中谷爾雅谷字以爲水注釋之名中谷有藟毛傳亦有傷水之解其近水當更有甚于河澗者

况此詩言絲絲絲不絕與維葉萋萋維葉莫莫同一形容安在其爲生不得地也哉當從箋疏爲正

義衣如葵

義衣毛傳鄭箋皆釋爲義冕之服大夫出封五命子男入爲大夫皆得服之但義冕之服子男以

朝覲天子及助祭者非禮訟之服故埤雅據說文義作縹云帛縹色縹作縹以義爲縹云云謂義衣非義冕

李彭山馮嗣宗亦謂義冕以絲爲之義衣以毛布爲之名同實異稽古綱以爲不然謂毛布褐也左傳褐之

父孟子褐夫老子被褐懷玉皆以爲賤服大夫安得服之此駁甚是蓋詩之意言大夫爵命之數必言其車

服故借以指目其人縱非聽訟之服于義要無礙矣說文綱字注帛縹色今本或作縹以从鳥者爲正若作

駮則是馬蒼黑雜毛與郭注莢草色如駮而訓爲色在青白之間者異矣下章縹字毛傳訓縹孔疏云縹赤

玉色說文引此詩作縹而云以毛爲縹色如縹故謂之縹正義釋傳不及縹字者殆所據本作縹故以爲赤

玉色且如說文縹爲毛屬諸家又以縹衣爲毛布則義成賢復益見傳箋之說爲不可易矣

穀則異室二句

穀生也穴墳也此二句從小序作陳古刺今說則是謂古者男女皆守禮之正生則異室不

至相澆死則同穴從一以終蘇氏轍所云古之聽訟者非獨使淫奔者止乃能使其夫婦相與以禮久要而

無相棄是也從集傳作淫奔看則是謂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黃氏住所云因志願之

相遠而堅其約于沒後見其畏政刑于終身者是也近世通儒多主小序然聽政之大夫如其所謂古亦

當在文武成康以後蓋能止其奔而未能革其心視漢廣行露之風遠弗逮矣蘇氏云云特就詩詞作進一

層解耳不若朱傳之言于本文語氣爲尤合也

留子嗟子國

毛傳留大夫之氏子嗟子國父子鄭箋云著其世賢也歐陽修以下解邱中有麻爲所隱居之

地而蘇東坡次韻正輔詩相期行到水窮處庶幾一見留子嗟其弟穎濱詠司馬溫公獨樂園詩子嗟邱中

子嗟子國

集經 卷十二 詩 王 鄭

燕羹麻邵平東陵親種瓜皆用此詩爲頌美至集傳始定爲淫奔之詩案毛氏去古未遠其說當有所受且作賢大夫隱君子言則將其來食將其來施施正如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彼其之子噓肯來遊之例若作淫奔之詞不特義無的據而一刻而相期數人雖桑間濮上之俗其頑鈍無恥亦不至如此之甚然則錢氏謂以此詩及大車爲淫奔當闕所疑其見卓矣

鄭 傳邑鄭名本在畿內威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後爲幽王司徒而死于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于東都亦爲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于新邑是爲新鄭威林今在華州鄭縣新鄭即今鄭州也其封城山川詳見檜風案王之後次以鄭者朱氏公遷謂諸侯并吞則周衰周衰則侯國異政自近者始衛王鄭相次以此故也

適子之館兮二句 館集傳訓舍亦確指其公私鄭康成以爲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孔氏穎達疏之曰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黃氏佐亦謂館即私朝非私館引蘇氏諸侯入爲卿士皆授館于王室爲證據此則適子之館是適其治事之廬下句還字乃是還其私室也案集傳訓郭璞謂河北人呼食爲館是也或曰案樂之精鑿者九章算術粟一石春得米六斗爲糲糲米一石春得八斗爲鑿鑿米之精者也案釋文引毛傳作殽案說文殽吞也殽饋也从夕食其饋字云日加申時食也以經文衡之訓殽爲是蓋適館而還正當夕食也將仲子兮總論 毛傳以仲子爲祭仲鄭箋祭仲驥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無踰我里喻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無害我兄弟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以爲父母之事故不爲也孔穎達以下皆主之朱子集傳獨取鄭樵說而定爲淫奔之詩謂仲子男子之字我女子自我劉氏瑾輩遂以爲此雖淫奔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于蕩然而無忌故列于鄭詩之首以見其爲風之始變也但考之左傳衛侯囚于晉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以請衛侯子展賦將仲子兮而衛侯得歸使其爲本國淫奔之詩當日晉侯賦嘉樂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皆寓意宏遠子展何取以同賦而復見取于叔同也是則序說當有所授故毛鄭用之其曰刺莊公者 御纂詩義折中云莊公于叔段非愛之而不除亦非不懷祭仲之陰謀但以內畏姜氏之迫外畏諸大夫之異同且畏國人之謗議是以陰忍而姑待之國人知其情焉故爲女拒男之辭以比之讀此則嚴氏謂詩人以天理感動之以公論開悟之爲得刺之之實矣

適子之館兮二句 館集傳訓舍亦確指其公私鄭康成以爲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孔氏穎達疏之曰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黃氏佐亦謂館即私朝非私館引蘇氏諸侯入爲卿士皆授館于王室爲證據此則適子之館是適其治事之廬下句還字乃是還其私室也案集傳訓郭璞謂河北人呼食爲館是也或曰案樂之精鑿者九章算術粟一石春得米六斗爲糲糲米一石春得八斗爲鑿鑿米之精者也案釋文引毛傳作殽案說文殽吞也殽饋也从夕食其饋字云日加申時食也以經文衡之訓殽爲是蓋適館而還正當夕食也將仲子兮總論 毛傳以仲子爲祭仲鄭箋祭仲驥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無踰我里喻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無害我兄弟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以爲父母之事故不爲也孔穎達以下皆主之朱子集傳獨取鄭樵說而定爲淫奔之詩謂仲子男子之字我女子自我劉氏瑾輩遂以爲此雖淫奔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于蕩然而無忌故列于鄭詩之首以見其爲風之始變也但考之左傳衛侯囚于晉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以請衛侯子展賦將仲子兮而衛侯得歸使其爲本國淫奔之詩當日晉侯賦嘉樂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皆寓意宏遠子展何取以同賦而復見取于叔同也是則序說當有所授故毛鄭用之其曰刺莊公者 御纂詩義折中云莊公于叔段非愛之而不除亦非不懷祭仲之陰謀但以內畏姜氏之迫外畏諸大夫之異同且畏國人之謗議是以陰忍而姑待之國人知其情焉故爲女拒男之辭以比之讀此則嚴氏謂詩人以天理感動之以公論開悟之爲得刺之之實矣